



^ 16
2801
4



16
2801
4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七

銘祭文

上

園存稿

范

門人楊萃

愚甥王孫錫

不肖男毓秀授梓

碑銘 附祭文

明資治尹中議大夫官公墓碑

崇禎乙亥楚齊安官公以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

中憲大夫晉階資治尹中議大夫卒於蘄水之里第公子撫

范文忠公初集

卷之七碑

一

思

昭十九
九月六日

辰手自爲狀徵立言者誌且銘已告墓矣惟公生平經濟宣
力効忠不可泯沒虛隧道而負鼠屬有穹然者氓之可也公
諱應震字東鮮別號賜谷其先自豫章徙楚家黃岡之烏林
繇守忠四世傳如臯是爲公考公少俊悟授讀卽能文十三
補博士弟子萬曆甲午舉尙書第一人戊戌成進士初拜苑
令於錢穀獄訟精晰饒智計直洞人隱黜鉤距卻金矢士民
愛之亡何奉贈公諱還南跣而號灑泣無乾土哀感路人民
扉履走送百里外居喪幾毀再令漣漣苦楮傳翼者恃瑞饋

妾肆苛暴郡守而下相戒以目毋敢問也公調實計逮數人
詰白臺使論治如法隨疏公名以聞清疆之譽赫於中外俗
故囂訟勇私鬪公爲講律要著條約示勸懲嚴保甲簡勾稽
更條十二過十二收一時以灑變又通錢法弛鹽禁課入有
程斗侖有量廩蓄有儲無告有養民間稱便以至捐田餼士
額倍賓興刈楚掄材登選經術感歌豈第矣平徭如渙除蝗
如戴封放囚如虞廷潔廉如孔奮其他異政俱騰剡牘丙午
以最封父母如其官明年入計旌吏天下第一去漣之日攀

截載道如去宛時退而祀於社庚戌選戶科給事中壬子入垣首請蠲稅疏不報後因司農告匱公上言課額之在民者求日減在邊者求日增在朝廷者日濶淆於額內外而不可詰因條指減與增與那藉之失縷縷數千言復請枚卜置夾輔請嚴序廷試考館大選法請更錢局請裁光祿費請罷稅留稅郵省直水災請封福藩請婚瑞王開儲講通言路補大僚銓臺省釋忤璫起廢佚赦累繫諸臣請寬孤佃議改折減加賦披赤吐素耿耿忠謨時或抗旨力爭犯聖怒上素聞公

直常從小黃門問公年貌弗罪也公久歷諫垣受知神廟再徵譽命榮逮二人光廟初復晉今官公先後獲賜金幣有差方擬大用公致政歸里十五年而卽世矣公性孝友敦穆居恒建祠置田設塾焚券明貧以迄封樹津梁少可利民務求當一切而以德報怨孳孳爲善不遺餘力其食處恬簡衣必重澣杜門屏跡於浣水之陽邃心理道於天文地紀六甲陰符兵農卜筮九流之書無不淹綜著有三式兵占經解禮考奏疏政紀脩荒二書雜言詩草家乘諸編撰尚多俱藏於家

考德論世誦詩讀書可以窺公之生平矣公年六十有八子
四人女二人孫男女各七人媼族皆高閼具誌狀他日有過
西陽城指公故居至蘄春望公佳城下馬讀碑拜公墓知有
賜谷先生子孫勿替世業代興豐芑之源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

明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旌孝紹中呂公暨元配

淑人孟氏合葬墓碑

始余與介孺爲同籍兄翁交相善也己而俱筮仕於齊魯之
間行部所至時爲過從以德業共相期許已俱入爲天官郎
其再推文選考公也適當甲子之冬同爲逆璫所抑至介孺
之去南機務余實代之而余所假節鉞稱撫軍使者又實蒞
公維桑地行徑聲味無一不同故知公家世者宜莫如余而
封通議公紹中先生余所夙思一父事願一登堂拜於床下
者也公歿之明年介孺以狀來徵墓門之石余雖不文其敢
以辭謹按狀公諱 **字** **紹中**其別號云齋出四嶽系
出宋文穆公占籍維陽文穆公之後貴顯於豫者十餘世皆

名公卿而公家以別派自河東來遷新安至介孺始大然其積德好修非一世矣始祖曰俊再傳而爲鑑又四傳而爲思聰人稱長者思聰之曾孫有曰鄉者卽公父也鄉篤彞倫能退讓施濟所及遠近咸被其歿也里人慕之私謚曰敦懿介孺旣貴贈官如介孺秩而其配累贈淑人曰牛氏者以孝節顯天子至下其事旌門閭則公之篤行純脩夫有所受之故曰非一世矣公生而有異四歲卧廳事下暴風雨摧棟破壁覆其身家人驚遽曰死矣及發覆啟視之熟寐如故卅歲擢

佩文思斐豐敦懿公每撫之曰是兒將大吾門亡何而敦懿公捐館舍孺母支機稚雛當戶茹荼受侮如巢蒿茗而公內承井隲外供繇賦險阻脩嘗不復能從事鉛槧去而補助曹然敏練識大體治獄多所平反素與長吏爭長吏益復重之歲滿當謁選聞母疾遂中道反卒棄去之而課介孺兄弟甚力介孺旣貴敷歷中外爲名公卿介孺嘗私語余曰吾非奉大人教不及此大人嘗教祺曰人生富貴有盡耳汝起家布衣受天子恩良厚無論生平大節卽居官居家有一事之失

一錢之私其何以仰對聖明且汝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汝家
渭雒以來典型具在所隕厥家聲者余弗子矣以故不肖祺
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介孺旣志在澄清伉直有聲猷績懋昭
立功立言備矣而公之壘居直德旣貴有加焉生平好施不
倦前後所存活不下數萬人而待舉火及婚喪資焉者所在
皆是其尤著者若解邑尉之羈還改字之女通廣仁之梁前
後數十事至煤丁之閉堙井十有三人將兩旬矣其家人已
不復厝意公啟之而皆活則公之好行其德夫且有天助也

古之人命德曰陰公之著者可詳也其爲陰而不可詳者尚
多也魯藩從千里外聞而慕義以樹德顏其堂邑人郊郭咸
肖像祠之郡邑以人心之公也欲悉以上聞而公辭之甚力
語曰有所爲而爲之莫爲善爾矣若公者素不近名與敦懿
公世濟其美豈降衷爾殊乎然余猶以爲其他可能也若公
之孝思不匱是難能也公早喪敦懿公是時備極哀毀如成
人其事太淑人也循循然動遵禮法終其身色養不渝果蔬
羹膾不以厭不先嘗也匕箸饜飧雖致腆必躬親也母有疾

日夜祈籲或授之神藥而瘳疾既革不解衣而寢者逾月及
葬廬其墓有馴鶴產芝之祥直指上其事天子特加旌異焉
門曰節孝里曰仁孝嘉公志也配孟淑人思恭君之長女也
嫺於母儀幽婉貞靜不苟言笑執饋以恭克家以儉相夫子
以順御下以慈處儔衆以溫夢月入懷而生介孺訓介孺兄
弟慈而有嚴威先公四十四年卒至是乃合葬於玉屏山麓
之新阡爵里子姓詳介孺所爲狀及蒲州相君誌銘中而余
特著其大者系之以詞其詞曰峩巽嵩高京則址之泱泱維

水源則瀾之嶽降維呂磻溪啟之父穆而後十葉累之累之
維何在京司馬文武維憲聲實烈假啟之維何封公載治既
仁且孝天錫純嘏敦懿之賢後必有達其勤蓄畬泉流匪遏
司馬之獻如弁斯跋飶馨燕貽自堂履闈載世令德武舞且
歌仁孝名里陋彼鳴珂養隆采菽哀廢蓼莪惟孝移忠惟孝
作模天子嘉之式是棹楔里閭崇之畏壘有列太丘之厚林
宗之潔豈惟簪紱於昭前哲碧眼方瞳維社香山闢林疏沼
樂彼泌園方謂胡考如何昊天司馬解組不自我先玉屏之

麓鬱葱鍾異寂歷言歸來者是祝我作銘詩比于邕誼於萬
斯年不遐有替

重修大司禮雙林馮公旌忠祠碑

天啟改元詔從大司禮王公安請賜故大司禮馮公保祠曰
旌忠命南京守備歲饗之卽其墓所在也公之忠節皦然白
於天下後世矣蓋神祖以冲齡踐極中外危疑公先受穆廟
特簡事上青宮將護之餘加以翼勵精白一心有古大臣風
其時同膺顧命者爲江陵張輔公職內張職外職內者心摯

職外者才鉅以故百廢具舉宏綱不侵遐企邇懷四方賓服
玉宇金甌曾無微風提之隙蟻蠹之穢與盛矣使非公居中
夾輔調和兩宮默襄慈孝使太任不擅美於前成王不借法
於魯豈外庭之臣所能措哉乃過任招忌主眷不終張旣洗
癥被籍公亦坐批根南徙竟杳狐丘僅存榛壠嗚呼冤矣自
古國家震撼之際知勇虛竭之秋人多袖手攢眉低徊不敢
任而秉浩氣剛腸者捐軀盡節以事底定迨夫亂烽息土宇
寧而彼文墨生端齒牙爲搢倒是非而易黑白勢所必至自

古及今每成永嘆豈獨公乎然屈厄者數信雪者時數與時
暫也有永之者矣故神廟末年已燭公寃擬賜環不果因遺
旨光廟旋復升遐仍授熹廟故初卽位卽下是詔當時李公
掄叙舊勞督織東南王公莞司政本新政爛然說者追原尋
始歸公取友之端淵源洵有自矣嗣是浮雲翳日君子道消
王公中讒被禍中外悼傷今大司禮曹公化淳亦猶王公之
於公也從而擯南徘徊墓側歛噓感焉今上瑩精治理知人
則哲特晉樞中外喁喁以觀太平乃調養之暇寄想松楸特

捐祿俸繕葺祠墓此固源本不忘德斯歸厚亦彰先朝之仁
後世以則也李公當天啟末委蛇外籙僅以身免今亦事公
墓下而李公之後有梁公亦猶曹公之於王公也方受上知
協南甯守軍民後志更爲增置廡宇廣闢祀田拱鍾山而蔚
佳氣天之報施善人夫固不爽寧特忠節皎然於天下後世
已也不佞叨贊機政與梁公有寅恭之雅誼不容辭僭爲叙
述而系以辭辭曰鉉嶽降真篤生異人惟帝賚弼爰侍紫宸
侍宸伊何當國之恤流寇瞰藩冲聖擁膝殫彼忠藎殿此家

邦吏肅民和文蒸武麗猗與裔賢報功景德闕宇載恢藻羞
嗣飭

文學王德啟墓誌銘

嗟乎德啟之逝今十稔矣每念之未嘗不腸痛也君七歲而
失父十三歲而失母先中丞恭人父母之君固視爲父母也
子依依兩尊人墮地來未作經年別迨各從仕難盡膝下權
則以晨昏溫清托之君而君爲省起居侍七箸病而理醫藥
以代盡子職兩尊人忘子之遠也子亦自忘其在遠以稍釋

岫岷之戀然則予之得爲子以無憂兩尊人實德啟力爲多
迨德啟逝而兩遵先人大故一在里一在官遂無爲予代者
念吾父母因念德啟安能不腸痛乎今追述遺事以銘其墓
淚不禁淫淫下矣君諱世德德啟其字別號完初其先山東
卽墨人始祖諱甫名者永樂間來吾邑遂家焉名生綱綱生
英府簡較英生和和生釗釗生暹遼東都司斷事暹七子仲
弘可公諱稟誠以辛卯鄉薦令山東城武縣是爲君父娶張
待御女久無子至四十禋於神而生君君生而夙慧端凝異

常見弘可公絕愛之其卒於官君跣而哭伏於柩以出武之士民哀感道上歸執喪如成人禮逮就外傳每見父書輒飲泣廢讀時孤嫠孳孳外侮踵至張孺人以多難憤懣伊鬱病君強作好語慰藉求醫百方未幾尋殞時予妹十五廟見纔三日耳兩雛髻袒承大事必誠必信日攀總幃而號先世遺殖當總總時僕婢胥篋以去君一無所問仍搜殘橐輸伯鴻臚公宦邸費曰吾世爲吏清白用以成伯父可乎從兄故任俠累訟破產君推所分膏川美宅給之猶兢兢不休乃就予

隸業予官於東父官於湖於松皆携之往當適湖一人叩迎道左云有事求道地請以數百金爲壽君叱曰阿翁執法疇弗知而以汚我速將去否則就縛矣其高潔自守皆此類在任爲延名師相切劘君益尅意攻苦矻矻不休爲文清圓蘊麗風流自賞時集東南名雋與較藝咸相嘆以爲北方乃有此人當避三舍辛酉補弟子員第一甲子自茆上歸就歲較事竣矣追至薊門督學左公夙聞君名闔戶待之及見與語大悅引至案前慰勞人皆驚爲青衿異數錄赴京兆試視一

第直猶掇之遽以暴疾卒惜哉君生於萬曆癸卯十一月二十三日終於天啟甲子七月二十四日卜於本年九月十八日塋之新阡君天性慧和淵靜口不言臧否凡夫少年嗜誘一切不犯其高素日間掃一室滄茗焚香几上書史及所愛玩筆硯非致精莫御飲量過數升迄無頽墮每四座謹叟君溫克自將一同舍生困以紅粧綠酒伺之竟夕不得邀一盼蓋非志所慕矯情者不至此內行純孝事母婉轉盡志先中丞病肺於湖至左右問視不解衣寢踰月以爲常念至此五內爲摧也憶訃至日予妹分以身殉絕粒不茹父母環泣勸以立孤爲難遂強起續氣忍死以課其子孫錫今已成立秀朗茂美首諸生入泮宮聘太僕寺卿郭公興治女後將未艾嗚呼可以賔矣因爲銘銘曰德不回心無滓如是之人而乃客死噫謂天無知以視其子

明節孝王母范孺人墓誌銘

嗚呼余忍援筆題吾妹墓中石哉予終鮮兄弟四顧寥寥序聯鴈行者惟吾妹予向戀兩尊人色養頃刻不離迨父子各

事宦遊跡分南北而左右承顏代予盡子職者惟吾妹余晚
際時艱類歷危地單車之官未以家累自隨乃時爲予課兒
子簡家政得一意奉公無內顧憂亦惟吾妹而今一旦已矣
裂臆摧心手足屢痛尚忍援筆題墓中石哉妹諱景姒生而
婉孌有令儀長閑姆訓慧心馴行無惰容無忤視無褻語其
天性然也女正鍼繡不習而精暇喜焚香讀書經史大義無
不通曉凡古嘉言善行一過目輒記憶弗忘至性孝謹間寢
視膳每先意承順得父母懽父母憐愛之不輕字人先是弘

可王公與司馬爲筆硯至交弘可爲城武令卒於官所遺張
孺人及德啟藐諸孤耳外侮踵至族豪魍魎儿上肉先司馬
追念舊好以妹許之其結褵也張孺人方病革合鬢三日遂
袒囊大事哭泣合禮時家務紛紜妹以身綜理司管鑰救滅
獲聞之內外井井有條德啟得端心攻舉子業妹時手一編
與共讀丙夜青燈熒熒也德啟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英姿
健翮方擬雄飛去而天不假年甲子應試燕京客死旅邸訃
聞妹一痛而殞久之乃甦絕粒數月自分無生理矣戚黨指

懷中呱呱謂未亾人卽死如此王氏一綫何曷不孤是圖而
亟亟一死爲乃始稍強起淨洗鉛華長齋佛前含辛茹茶以
教其子今幸成立入泮第一妹喜已而悲謂今可報命地下
矣當先司馬宦吳越間妹從侍膝下朝夕進食加衣皆妹周
旋比自留都還里余方治兵潞河一再迎養官署以館舍湫
隘扁舟歸未幾而病余屢疏控陳不得請每夕椎心顙天吾
妹跽進藥椀身不貽床席者累月許及罹大故哭踊無節骨
體癰瘡余號跳相見一慟幾絕兩人更相憐也迨余服闋待

罪南樞時值流氛拮据戎馬間心念吾妹瘁傷抱疴戊寅冬
勢幾危殆呼天祈禱冀得兄妹再聚一愬愁辛果獲痊可人
皆異之旋值難邑人謀遠避妹慷慨曰吾頻死者數矣今卽
死於難與死節死孝等一死耳安避爲卒以計免人謂天祐
節孝云后乃率子媳南來視余相持而慟感動旁人余時以
建言去國權奸蓄忿相待惴惴懼有意外妹陽好語慰藉之
而中實竄憂至冬舊恙復發亟欲辭歸百計留之不得送於
江滸灑淚爲別豈知遂成永訣耶行至清江浦竟以長逝痛

哉妹生平溫恭淑慎動合內則五宗三屬咸得懽心鑽鐙澳
釜躬自節約至聞四方嚴師良友惠教吾兒者囑家人延接
如禮潔酒漿膾炙以衍賓有古賢母風訃聞遠近疏戚無不
痛失母儀且共嘆孺人真孝女真節婦艱苦備常竟以此死
死不朽矣生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廿七日卒於崇禎己卯十
月十一日享年三十有九工書畫所繪大士像可彷彿龍眠著
有冰玉齋詩草子一卽孫錫娶太僕寺卿郭公典治女孫男
一廩將以今年庚辰九月合葬德啟於城北之新阡余爲誌
之而繫以銘銘曰淚枯不死絕粒而生天相賢淑撫孤有成
樂哉斯丘比翼長鳴神靈呵護氣結華英綏昌厥後百世呼

嶸

明誥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望瀛李公墓誌銘

向余起家司李東郡實與望瀛李翁叔子同鄉同舉南宮而
思隸在東郡爲并州地乃翁之先又繇肅寧徙僅一傳及翁
余緬維以宦遊則思憲乞以世講則籍子弟以維桑則知恭
敬吁嗟誼具矣比翁以天年終伯子應辰輩營翁窀穸將以

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塋翁某阡而叔子次其生平來乞銘嗚呼是尚可辭也哉謹按翁姓李氏韓光暉字望瀛其號

以河間故瀛海地先世松楸在焉志不忘本也系遠無可稽其在肅寧顯者則有贈知縣公祥爲翁曾王父贈公生敏任靈寶知縣遷判鞏昌所在著聲績是爲翁王父鞏昌公有才夫子六其季者諱天起字兩槐娶王孺人而生翁兩槐公于家中落從婦翁抵河南尉遇恩遭疾遂家焉殖德時義斤斤修砥里人懷其典刑至今誦說不衰翁生有至性甫三歲而

失恃鞠於世父母卽嚴世父母如父母其所爲事兩槐公及繼妣陳太君者蒸蒸色養視聽先形聲居恒無違言無忤色遠近稱爲孝秀李公云翁淹博綜貫於學靡不窺十九籍博士弟子家貧舌佃以義經授徒里中探鉉剖微率發前人所未發門下士雲蒸霞蔚而利以成名者甚衆翁在諸生久試有司輒高第而棘闈則數不利已稍稍厭去乃一意訓督罔卿諸昆季荀龍竇桂騰茂競爽翁顧而樂之于于如也翁素精修養家言時作天際真人想迨罔卿舉禮闈仲若季相繼

應公車遂屏除塵垢借素侶一二黃冠講清淨之業嗚呼無爲之旨居巖洞者四閱歲有終焉計罔卿兄弟跪請日見輩孜孜矻矻讀書成名凡以爲吾君爲吾親耳今大人戀戀翁出兒輩何心圭組使大人無返舍安兒輩一日養則兒輩請絕意仕進科頭蓬跣長與大人俱矣翁意稍稍動已翻然曰老人志兼濟兒輩幸適世資余其知所置矣隨歸而力行善與寒哺餒肉骨噓枯婚者賦采殯者賦櫛讀者資膏脯商者資橐餽卒令三黨俱火比里絕叩商閭之間相率而稱爲善人

佛子而翁猶未厭也其鉅者如助軍餉以飽干擷壯金湯以資扞蔽文廟湫隘則增式廓河水沮洳則繕橋梁見大規遠所費動以千萬緡計以若雪冤伸抑排難解紛鄉人質成逞逞敵權公府甚至中道慚沮次且弗進曰此何可令李太翁見也已又率罔卿輩建義學捨義塚鑿義井施義渡神祠佛宇金碧輝煌檀施法供贊橐罔吝其質仁奔義類如此先是罔卿爲御史執法殿中丰裁凝峻比持斧按江北翁敦囑曰而以柱後惠文震山撼嶽無虞不風厲弟虞不寬恤罔卿兢

兢奉訓詞至部霜嚴春益惠湛法裁恩威有交濟而無交瘡
翳翁式毅力也迨仲君判臨汀季君倅海陵翁復申囑曰佐
郡原不薄兒輩幸無薄佐郡勉旃此行潔守疆幹勤政宜民
而父其亦與有榮施若以溝壑情廢貽老人羞者不予矣比
政成利溥所在口碑而後翁乃嘖然謂爲政固多端施濟僅
就中一事第而父志也兒輩曲體力行乃今不負若翁矣翁
响濡戚里雖不憚傾儲倒篋而自奉則厚自約裁衣僅蔽體
食取充胃庖不羅珍筍不綴綺浸浸百年羸誦一日也每當

初度子若孫競持衣履爲壽翁留而封識宛然比歲再進則
出舊納新已復軒渠慰藉謂余老人一堂四世璧合珠聯前
喁後于酌春酒而介高年引分良侈矣烏用是纍纍級襲者
若第持去爲而翁惜福且以示子孫儉也翁神澤氣和健履
善飭踰耄望耄似期願未有艾者迺一旦倏然乘化幾欲憑
彼蒼而問之易簣之夕烈風雷雨黯淡銷光豈至人遺世將
鞭叱風雲驅役神鬼以馳騁於茫惚溟滓抑亦哲人云亡邦
國殄瘁雖天地不能違而爲之震驚耶是皆不可知矣停柩

罷社百里駢填餘澤在人流風未泯期允稱大年也哉翁凡
洵膺三命初封文林郎山西大同縣知縣再封廣西道監察
御史最後得令封稱太僕公生嘉靖戊申六月二十三日卒
崇禎壬申六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元配范太恭人年也
及耄而步履飲啗如平時閨閣完祉庶幾僅見以余觀於外
僕固所稱有道君子也跡其寄迹幽巖脫疑塵世以爲過空
虛者耳乃至割晰性命洗心退藏殊於大易陰陽剛柔之貴
及子與氏直養無害勿助勿忘有妙契焉者嗚呼辰則焚香
以告於天退而一室晏坐覺孔顏樂處固不在遠斯豈餐霞
茹芝還丹握髓以自淪於澁澁倣詭而不近情實者耶噫嘻
遠哉乃泚筆而爲之銘銘曰戚耶里耶維公需金耶紫耶被
公軀奇名山兮須臾幻人天兮道腴繩繩振振蘭茁雲數邁
邁于于樂哉黃壚是爲望瀛李先生之郭

明故茂才心字許公暨配郭孺人合葬墓誌銘

向余以文識孝廉許子見其格法逼真先輩似有所授因進
而問故云得之庭訓再悉家世知文學德行所從來遠矣矣

酉秋杪余在疾家居許子剥啄稽顙而前曰嗟呼吾夫年之
嫻吾父也且因而斲吾母也念吾父之墓木拱矣往乙卯大
故適值異稷傷哉貧也不孝諒遂無能具徑尺之石祈壽夫

子衮華地下乃慈氏復以天年終行且救焉鬣之封而與先
子合地隧道之貞砥匪是無繇藉矣吾夫子其哀而終惠之
余聞而心傷焉曰嗟哉許子之爲子也有父而不逮其孝廉
也有母而不逮其祿養也蓼莪風木許子所以悲也余不佞
竊隱痛焉因憐而爲之誌誌曰高唐之許從自遵化遷祖曰

伯敬五傳而至文川公孝廉大父也慷慨多大節好善樂施
常捐地二百畝以結鄰郡人高其義自其田曰贍鄰田州大
夫采輿論授冠服里人相競質成以此王彥方陳太丘云生
丈夫子二長繼善廩生公爲次諱繼志別號心宇生有異稟
日記數千言未總角浸浸適上卽有千畢之志居亾何借兄
先後籍於庠文譽益噪瑩然連璧屬耳目者謂旦夕摩天去
耳又天性孝友其所爲事文川公者蒸蒸色養文川公好奕
則時爲烹鮮酌醢延父執佐餘歡兄弟自相師友文德切摩

而外聯床共被有姜伯維之風焉和氣浹洽雅不欲異爨以
父命不獲已奴婢則引其老者田廬則取其荒頓者牛馬器
物則收其瘠敗者薛孟常不得頡美矣會文川公夫婦相繼
謝公營綜兩大喪罔不如制而哀毀倍過之先是廩膳君申
道奄化所遺二藐孤長者數歲次在襁褓公潜然出涕曰是
待誰成立者猶子吾子也撫摩督課視孝廉有加焉卒砥成
德器雋聲蜚序間公高才數奇屢蹶場屋晚見孝廉兄弟
漸露頭角遂絕意功名日惟怡情詩酒花晨雨夕邀歡道故

飲可數不不醉醉亦愈加靜治有唯黃時事言人陰私者輒
取大白浮之一盃裘十年不易衣粗茹淡于其適也祖田
百畝終其身不增尺寸有譏其不治家人生產者公胡廬漫
應曰托先人之敝廬衣食才足三子皆通經醇謹於願溢矣
乃欲爲子孫作牛馬耶每進孝廉輩訓之爲學爲人皆有繩
尺嘗云讀書須加體驗做人一差卽五車八斗無爲也見正
人正事輒引爲見曹榜樣有鄰封達官以墨敗歸亟取爲前
車相戒有橫逆窘辱子弟者公但日謹避之耳先正有云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命子侄輩終身誦之
公坦率簡易空洞汪霽雖涇渭井然而衷實擴落可容數百
人田夫野老油然與偕而不輕言笑不侵然諾非道義交雖
甚豪貴不能折簡致也則又居然壁立萬仞者矣配郭孺人
婉淑有志操及笄于歸曙古今大義事公姑鷄鳴櫛沐伺寢
門晨昏進食務極其脆公姑加匕箸則色喜否則悒悒彌日
比及疾革躬自顙天請代人稱篤孝子若夫咕嗶一室孺人
紡績聲常響答每至夜分不倦脫粟麥飯時以精者餉讀而

自供僅取粗糲戚族有不能舉火者忘自急急之諸姑伯姊
歲時延致初不以冗病廢禮公晚年嗜飲賓客進孺人脫
簪爲具無失懽每遇小不懌則以止足相慰勞公顏爲解當
公卜葬祖阡旁需數武地主靳弗予然舊爲文川公所捐其
時孝廉正客州署可以力致孺人亟止之且備言禍福之理
形家力無能爲何庸與不逞輩爭此土也孝廉竟以是歲登
賢書嗚呼遠矣語有之夫和妻貞家之福也茂才公負節篤
義而孺人以內德扶之噫嘻茲許氏所以昌乎茂才公歿於

萬曆乙卯八月二十二日距生嘉靖甲子三月初十日得壽
五十有二孺人歿於崇禎癸酉四月十二日距生嘉靖乙丑
九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有九卜吉襄事蓋十月十有一日
也誌矣乃系之銘銘曰乾健故能覆也坤厚故能載也夫婦
之義蓋取諸此無媿斯義類乃不置其在高唐高陽氏之里
乎

李公暨配于恭人行狀

仁常與余同舉進士例當除爲令顧念兩尊人甚而又以他
子女不能就養宦邸乃乞補郡博士以便定省再遷爲郎爲
守皆在千里內一介之使無數日不往來仁常猶嗷嗷不自
得請遂南陔之志封公數移書誠之曰燕齊相望僅數舍許
在官何異在家且馳驅王事以報國厚恩予志也亦何必言
歸乃稱色養乎仁常瞿然少止圖於甲子之秋再辭前請五
月恭人忽病秘不使知仁常怛怛心動急馳以歸一日夜抵
里恭人絕粒者五日矣見仁常喜爲進匕箸越十四日而卒
又二十九日封公亦以哀恭人過傷捐館舍仁常踊哭伏地

日痛哉天經欲棄官而尚守數月之官欲終養而止得數日之養終天含恨萬死何贖惟是生平懿行尚未發皇而神志荒迷非吾子誰爲序述者余抑何敢以不文辭公諱如峰字邦瞻人號之曰西軒其先潮縣人有四公者徙吳橋遂家焉生成甫成甫生清清生興興生旻旻生順贈漢中知府順生懿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治兵西寧有聲梁恭人而生公公其季子也公生而穎異絕人始授句讀輒了解大義稍長爲文思理敏贍儕輩無敢望弱冠補弟子員縣郡臺使皆第一嗣

後屢試冠曹偶再入棘闈不利乃携策遊太學交天下名士發篋下帷日益方時伯仲相繼不祿觀察公憐愛獨子不欲以舉子業致過攻苦且倦家政一一屬公公察其意不忍傷乃入貲爲光祿丞緋袍銀章以當萊子之綵而不肯俛首就除深心寄託孰其測量哉乃日夜督課仁常與仲子天工延江南名士家塾中昕夕切劘復手爲校定文藝孜孜不倦及二子繼登賢書仁常於癸丑成進士而公喜可知已仁常抗疏辭百里就一羶公曰孺子至性類我罷公車業時念之心

有戚戚焉比遷成均迎公京邸公亦謁選人就大官之署自
公有暇子舍承歡簪笏追隨珮聲相映公顧之陶陶甚適也
未幾翻然曰初所期許固不爾爾以先人之故俯而就此中
心殊不樂也初服可返可以歸矣遂解組歸而治圃于南郊
欄嶺迴合栢柳千樟斗酒雙屐憑而樂之而不屑屑窮飾亭
臺池沼聊取自適適人有油油與偕之風焉因自號息念曰
萬緣未斷揔此一念擾擾不息耳吾一登仕籍再邀恩綸人
生之緣盡此矣吾事已畢正息念時也案頭置道書數函并

諸家語錄用以惺心無事默坐澄神于老氏無爲之言深有
合者居恒屏跡公門未嘗有所關說邑大夫設醑執饋引爲
上賓一再徃外絕不出繩以晉送泊如也仁常官歷下公徃
一視蒼頭隨行魚服款段所過屬邑未有知爲太守封翁者
沿途訊問乃守治狀必大小無間咸稱太守清且仁而後色
喜入署復諄諄勉之曰孺子其堅始終無二操仁常守濟而
載而誦浹三東奉公之教也初封戶部主事再封員外郎復
以覃恩晉山東濟南知府已具題矣而卒於家與恭人奶稱

封者重俞旨也于恭人十六歲來歸事姑嫜以孝待妾媵以
恩訓諸子愛而兼勞皆嚴師畏之績紡織維躬親無怠公性
和易而恭人治家甚肅人莫不樂公之寬而憚恭人門以內
井井如也顧性好施予內外姻族待以舉火者甚衆仁常服
官每長跪請教曰老人不習爲吏其無忘爾翁之訓與公可
稱齊德矣公生於嘉靖甲寅二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一恭
人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九相距僅止
一月其應豈偶然哉范子曰余有感於今之仕者之多遠其
親也固曰孝終於顯親矣卽欲依親勢有不能者孝道甚去
兼盡蓋若斯之難也有如淡榮進而薦溫清推此心卽三公
不易矣而抗疏陳情辭臚就冷孺慕一念抑何其無忝克肖
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其信乎卒也鼎養得效舍殮
俱親生死始終之際兩俱無憾迺天地而格神明此所謂孝
之大也特爲表而出之以俟知言君子采焉

先君仁元公行述

嗟呼天平何遽奪我先君也天平何使我不得一執手訣也

不孝墮地來與先府君未作經年別不孝之官則奉之官府君之官則代請沐迎之家不孝得一意孺慕無間膝下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在豫不孝星馳入衛自期必死府君亦以死期不孝已分長別矣乃仗天子之靈幸不死歷冒而通羽書稍戢乞歸無虛日尚圖盡一日之養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嗟乎終天抱憾罔極難酬幾思卽從地下唯是大事未襄日以先徽就泯爲懼死且有餘罪特忍須臾一次生平遺事銜哀灑泣腸日俱斷益投筆殞絕者數矣府君諱永年

字延齡別號仁元其先系出河內遷於吳有自吳而齊者永樂中處士公諱德以避歲來畿輔至吳橋遂家焉志不忘吳也德生理理生祥祥生玉玉生鑑先世皆耕讀至玉父子以幹才顯玉爲南陵尉滿九年復留任鑑丞郟城得民和兩邑爭攝至今傳以爲異鑑生桂月山公老于邑庠以儒官受冠服爲我曾王父儒官公二子次日汝河則我王父會川公也會川公名噪諸生間無祿蚤世初娶馬再娶李三娶宋而生府君府君生而奇穎異常見會川公捐館舍時府君三齡耳

鞠于儒官公儒官公口授句讀一覆無遺令之屬對應口輒
 成儒官公置酒召客着府君膝上咲謂客試舉五經語若訛
 一事當以大白浮我滿座皆不能難十三歲儒官公坊府君
 柴瘠合禮伏塊之餘下帷發憤十五免喪補弟子員高等我
 母馬恭人先曾太姑宋孺人夙迎以女女之至是始修同牢
 禮相莊如賓以為常府君時治經生業而博極羣書下筆千
 言立就間開慶吊小文府君初遊戲為之綺粲不減陳思碑
 版遂復相屬矣辛卯試京兆闈中牘薦寇本房主者為琢菴

馮公大加擊節名列第九榜署矣臨期結語致疑雖被中削
 而名已殷動都人士以是從受經者日衆府君擁鼻批剖析
 疑義陳說要渺聽者莫不厭心又多長者游從不藉督家人
 生產漸就貧落而意氣豪舉無窶人色也癸巳太司成議搜
 郡國雋士實成均而學使周公名知人府君以弱冠應選禮
 部刻其文以式府君自此友天下士學日博文日奇勝其視
 一第直猶掇之乃累舉輒躡中間俛得復失如辛卯者再府
 君乃日督課不孝一燈熒熒父子相對每達丙夜至不孝解

禍李東郡府君猶手一卷不釋也嗣不孝報三載滿例當黜封府君感然曰吾矻矻窮年欲自致一命榮施所生也孺子乃先及我當如二人何乃謁主爵而耻求爲道地僅循常格得通州倅府君旣以高才枳棲蕭然不以塵務經懷短棹輕輿從事吟嘯暇進髦士品第文藝一方翕然宗之會守缺當道強署數月而州大治非所好也以行河過家時不孝已入屬天官郎矣庚申遷判湖州湖俗刁而健訟好持官府短長府君推誠布赤以和惠其下而褻躬潔清雅不欲爲蹊刻三尺所在斷斷如也兩造質成靡不得其意去白粲之役衆求代解府君却例屏脂刻期告竣往時解人竭資佐費千金立傾此獨橐餘金以歸上供機杼與市易歲繒時詘難卒辦府君苦心酌劑更力與中人抗無厭之求稍稍以戢德清烏程夙號難治府君受署輕徭均賦扶猾翼良威愛兩訖人畏而懷之奸民葉朗生輩結連七郡惡少瞋目語難東南鼎沸府君出密畫佯守熾其渠魁功收曲突事後詞所連及不無蔓引府君謂非所以安反側也保全獨多先是發難初其黨私

約舉事日甘心各長吏而獨相戒毋犯范公范公仁人囊無一錢也會病肺士民狂走祈神修醮比愈懽呼載道其得人如此癸亥遷松江丞辦香途送者驛絡百里鐫豐碑志去思焉松丞職海防往因鯨波警息戎多空伍府君躬巡海上簡閱之黃龍青雀鵝鸚魚麗一時組練色生矣兩郡襟帶吳會府君所在以清惠聞海澨江湄頌聲遍滿當道賢之刻章縷騰以最陞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尋晉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屬有奉先殿工中人利于乾沒相沿不可問府君當主估

筭爲峻裁之中人盛氣臨曰郎何爲者成案寧弗聞乎若降心相從吾力能晉秩若不然當持告殿爺矣時逆魏張甚故以相挾府君屹不爲動未幾請假歸故事役竣需次權關龍江瓦屑註定矣府君意殊泊然終三年不營一差也再轉虞衡郎虞衡司鑄本時需銅鉛急用君率厲商人逆流往市楚江季解二十萬無缺冶造軍器匠作令自詣庫關領金錢不以浣手大司空蒿目水衡清理會計獨引府君爲贊所定規制犁然可攷司空有溫恭懿美練達詳明之稱焉府君旣以

循良異等著不待滿而遷會邁大慶凡三被覃恩在湖贈父
爲通判三母皆安人在松江加贈同知三母皆宜人在工部
再加虞衡郎中三母宜入如故府君每思會川公輒汎瀾泣
下至是心始慰藉已復潺然已也拜粵西南寧守皂蓋朱轎
貴矣蹶然日向所小草一出者爲親屈也今已叨三錫捧檄
初心遂矣吾豈戀雞肋者而仍復役役爲遂堅不赴不孝通
藉十八年凡膺再命府君皆以從仕未逮是時不孝持節撫
豫乃以中丞制詞上府君府君頓首受之任汴中奉版輿以

行月餘不孝赴援入而言別府君曰此爾授命忘家時也及
聞不孝保涿通良府君乃喜動于色天護昌移通府君特往
一視曰自爾赴難吾不敢以而爲吾子今而後吾子矣循覽
衙舍湫隘食不能具五簋曰兒與妻卒同苦吾志也無以祿
養而以志養當如是踰年以建儲恩進階大中大夫府君曰
上恩德良厚老臣無能無報孺子其爲我畢志竭力以答休
命府君自解組歸日惟治具召所善親知晏飲爲樂而斤斤
脩砥端躬範俗閭里相顧以化貧戚故交視爲外府待以舉

火者甚衆婚爲給采死爲給槨流人丐衲環叩雜還亦無不
人人滿意遠近稱范太翁佛子也尤篤宗誼歲時伏臘燕毛
雁序洽比盡懽孤乳備極周卹更遴子姓秀異者開塾延師
訓迪之咸蒸蒸思奮云邑大夫修憲老乞言禮一御賓筵秩
如也或以事請就居間爲壽府君遜謝之曰吾不家于官而
以有司爲家乎當不孝在銓屏斥竿牘或向里門伺問府君
大戒闈人槩勿與通有舊知以他問至啟函中及遷除事府
君立詫故人乃以此語溷我將視吏部翁何如人耶不孝宦
邸所需取諸室中一米一薪一絲泉府君日有賚月有供無
至乏絕不孝唯飲官中水其所以成不孝者大矣府君姿神
灑酒飄然若仙酒後吐氣作雲壘狀諸子百家無不涉覽其
學問一主不欺生平行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恂恂善下依人
以和下至田畷皆與均禮終日危坐未嘗徙倚對客縱譚疊
疊宵分不倦福相德量識者皆以上壽期之詎意逾甲子僅
四歷春秋耶辛未冬叛卒作難經臨城下有負薪叟過曰若
不速去范封公移書德營請兵且至矣賊爲遷延遁去私謂

人曰吳中當有福人在吾仰視城上紫氣燭天巨人聳立不敢近闔邑頌府君明德之庇遠矣爾時中不能無少驚盃酌小減不孝怍怍心動連章請急府君趣止之曰兒受上特簡疆場之任當終厥事吾無他苦即減盃酌七箸乃增此中浩落落殊覺清虛日來耳自是宴樂如平時正月二十二日忽中寒倚榻不孝得狀刺血叩天請以身代徑欲棄官歸待人吏力持不可尋傳漸瘥而止請歸乃益力三請不許復以假請嗣蒙恩俞而府君不及待矣痛哉初八日午猶坐觀旃

優神明清湛亥時溘然長逝家事一無所言惟于枕上兩手忽舉口中呢呢云接勅旨接勅旨其去來詎偶然哉距生時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四我母馬恭人先六年卒婦順母儀詳具前志而深心遠識琅琅可著廟廊不止有輝彤管不孝乙丑再推典銓其時政地與奄人交關有所屬于吏部不孝執義與爭不爲徇府君曰兒能自持如我抗中人時恭人曰今茲何時即得強項名何益來如引遊歸耳不孝促裝抵舍未幾而黨獄興得免于難府君所爲歎為益友

也敘述至此緬思我母血淚涔淫下矣大抵府君雅量類黃叔度謹厚類萬石君窮經類鄭鉉成治理類黃次公清節類胡質恬退類陶元亮達生類白香山化俗類王彥方而教不孝則以先文正忠宣爲法嗟呼府君以忠孝教而孤無似也又以身教忠孝而孤無似也既不能承先志以卒報君復不能邀君恩以永訣親俯仰天地亦何郤自谷乎幸聖天子憫念疆臣特賜兆域啟先恭人壙合封之王言如絲已足貴黃壤耀白日矣倘得名世大君子一言納之竊中將與龍章鳳

藻并垂不朽貴耀益無極其自曾鉉而下世世載德亦復無極惟哀而許之子一卽景文具官兵部左侍郎欽命督治通鎮軍務娶張氏武舉調元女封恭人女三景姒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景姪適光祿寺署丞高謙子庠生應桂俱先恭人出次景貞尚幼未字側室趙令人出孫二長鉉超思選貢生娶原任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鉉朗聘舉人周鶴徵女孫女一鉉清字陝西按察使李天經子衍慶著作多佚所存有蒼奇類編思本堂稿水部草海畔吟山行

雜咏藏于家卜以七月初一日奉柩葬祖塋之次即賜柩也

先母馬宜人行述

嗚呼先宜人棄不孝而不孝痛不欲生也宜人病痰垂二十
年每發輒止體雖羸甚而神明洞矚絕不似抱疴者然不孝
猶依依膝下未忍經歲別也丙寅秋病忽作劇重九前勢已
瀕危不孝齋心露禱顙天請代也一夕而蹶然起家之人并
遠近聞之莫不喜時家大人方官白下聞報馳歸尚未忍及
決絕語越十月十日痰作遂不救嗚呼痛哉不孝祈顙百方
而僅延一月視息微誠未動罔極莫酬此不孝所以瘖而瘖
絕絕而復蘇蘇復絕而痛不欲生也尋復忽忽自念先德未
揚死有餘恨用是泣血敘次生平懿行蓋一字一淚矣吾范
之先以儒班其家其聯姻心名閥有闡範者馬自太僕公顯
遂締朱陳云前大母爲馬安人而先宜人其女姪處士汝芳
公諱蕙侯孺人其所自生也先大父贈公大母宋太宜人蚤
班家大夫才數齡耳舞象時曾大父着膝上曰是將大吾宗
而難其儷處士公睨之曰此吾甥也乃以宜人來歸宋太姑

以女孫女之雖垂髫識度儼然成人也日侍大父大姑饋漿
省踰得其驩曾大父時令攝家政以觀能否敕斷有條井井
治辨曾大父心奇新婦賢而才老人無虞身後矣十三襄家
大夫居兩喪無失禮遠近異之當曾大父歿時以家大夫屬
庶太姑部宜人事之猶太姑宋也是時兄弟終鮮烝疾無倚
族之豪無賴者眈眈虎視宜人與庶太姑帷中授秘畫禦之
豪謀以阻釋禪稱有家與家大夫敬禮如賓每篝燈紡績以
佐夜讀軋軋之聲常與鷄鳴相和也時年十五家大夫補弟
子員再試俱冠辛卯闈中擬首雋雖疑似中削名已動都人
上四方悅慕之執經問字者戶外屢常滿又性好交游不屑
屑治家人生產負郭之田盡斥以供賓客以是家益貧落四
壁蕭然朝夕常至不繼殺核滌滌預儲以待家大夫得一意
爲豪舉則宜人之以也家大人癸巳以弱冠用拔萃貢于戒
均累九舉不第抑抑弗得意宜人從旁慰之曰學殖不勤則
子之過乃耕而不獲豈無天道焉以是日督課不孝讀盼盼
如望歲雖不爲譙呵而意稍不可愠輒形于色不孝踈踈弗

自安及不孝已酉舉于鄉癸丑成進士宜人誠之曰汝家自曾大父績學累世皆潛弗耀今發祥孺子其無忘所自爾高王父以清白吏顯于邾其謹識之不孝頓首受教初理東郡聞訊栲聲爲愀然不樂問有所平反則喜加七箸時值大稔道瑾相望不孝設糜分賑銷銀魚以飼餓人乞人脫簪珥佐之衙齋突烟常冷甌中凝塵所珮六珈時付質庫察案有以金爵陰置茗萸相餉者不孝啟封怒欲發其事宜人命另函壁歸勿繳借人以自爲名也丙辰不孝報滿例當予封宜

人謂家大夫曰爾忘大父著膝上語耶不思一命榮施先人何用人子爲家大夫乃屈首就除初倅海陵再佐吳興遇今上覃恩馳贈所生日是半通之綸賁及泉下足盡烏私可無戀雞肋矣以遂初志非此時耶鹿門偕隱行與爾歸會晉雲間丞三投牒乞休不得請在任僅三月以洗沐行再由督府叅軍晉南起部郎宜人堅不隨任置二媵以待獨日含飴弄內外孫以爲娛樂憶壬戌白蓮謀亂黨遍齊魯燕趙間不孝懼驚兩尊人婉請宦遊以當避地宜人倦念諸子若女不孝

詭言兒當往省別僅數月耳宜人乃勉行舟過竟徐方二日妖變大起他行旅無得免者丙寅春會家大夫當之新任不孝強之箠車借往宜人曰今何時也烽火遍境草木皆兵居人將鳥獸散若再一動則勢成土崩矣汝父卽嚴程可畏亦姑徐以安衆心吾死不敢出吳城一步也人心乃定然察其意重憂家國事眠食爲減夙恙漸增心覺有異而獨秘不使不孝知日猶強起櫛沐奄至中秋後不孝以序遷太常啟事傳到宜人了不異常時遲數日知奉詔不卽予宜人輟然曰有是哉吾固知當爾然樂于一歲九遷多矣乙丑不孝起主選再補牘乃得俞不孝戀戀子舍宜人以大義勉之曰王命不宿臣子無偃蹇理但受事後速圖退步斯不亦出處義明君親兩得耶不孝以廿日典劇拂衣竟歸宜人之教也宜人憐愛不孝甚因素善病時時撫摩如孺子一聞小極憂形干色夜每十餘起丙辰行荒策款段走風雪中日哺不得食歸衙體僵息幾不屬宜人作豆粥勞之曰兒憊乃爾而溝瘠肉矣庚申泰昌龍飛覃恩遺賢不孝實攝輿銓日夜拮据廢眠

食者淡旬勢幾殆猶力疾告成事歸而皮骨僅存也宜人曰
兒良苦兒志盡瘁于此小試之然光廟一月堯舜用人其最
大者問誰銓序老人且爲兒慶遭逢不暇作煦煦憐也嗟呼
吾母慈而猶夫人之慈也哉大抵宜人明達有遠度而儉勤
出自天性布衣蔬食至貴不易歲時以一縑進輒笥之命服
斯皇非嘉禮不時御治家和易不爲皜皜臧獲未嘗聞笞撻
聲而門內肅然內外戚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施予未嘗有倦
卒之日悲風怒號雪霰凝寒耕者哭于野商者哭于市如喪

屬娘有繇然也距生時隆慶三年己巳九月二十五日得壽
僅五十有八宜人三受袞綸初封孺人再封安人其再命曰
朕覽聘書蓋賢范母焉獨其子黨競而母名驚也吾銓臣方
破黨議約天下于實而其母復提忠厚正直以爲訓然則今
之范母賢于古已宜人再拜受制詞進不孝于庭日黨立而
主孤名成而國禍老人每自教兒兒夙亦有感于斯今明主
知臣并及其母恩莫大焉孺子其何以明報嗟呼此可知
宜人矣子一卽不孝景文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陞翰林院

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未任娶張氏武生調元女累封宜
人女二長景妣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
次景任適光祿寺署丞高諫子庠生應桂孫二長鉉超廩生
娶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鉉嗣聘舉人周鶴徵女曾孫麟尚
幼將以丁卯十一月廿一日塋于祖塋之次痛念不孝既以
積罪崇深重天酷罰而又心神迷惘不能有所發皇獨是徽
音蒸動遐邇而深心遠識上徹宸旒先慈雖九原不亡矣倘
得仁人君子不斲如椽當與王言并垂不朽而不孝之感亦

且不朽

先君所撰

先祖仁元公及

祖母馬宜人行述二稿從故書笥中檢出內有一二椽格

難讀者皆蠹餘也聞有刻册兵亂無存舊家鄰架或

有收者尚望惠遺補成全璧

祭文

奠魏仲雪

嗚呼仲雪而遽遊也耶憶卯關一日之知仲雪方雄文振藻
電煜焱馳詞壇赤幟相見甚懽則爲文章交比連掇禮闈敷
歷中外經術吏治霞起雲蒸爲紳衸交乃仲雪立意恬澹壹
軌正直冽如秋日靄若春和往往砥柱狂瀾神韻靜穆與余
孤情遐性類多相似則爲肝膽交至余匍匐閔凶伏塊家居
暨服官東省重憲南都仲雪每輕車慰問勞苦挑燈煮茗永
夕論心烽烟苦塊中周旋瞻念尤篤則爲患難死生交矣余
賦性迂蹇見廷時趨所藉二三同人萍踪時聚鱗緘聞問私
幸吾黨氣誼久要勿諉廢幾昔賢以國事身事副托同心之
義而造物竟奪之速耶嗚呼仲雪衡文百粵方踏靈洲之雲
夢羅浮之雪攬珠江石室之勝以文治風化海邦入贊承明
德業文章正未有艾何期未返蘇堤之駕遽有玉樓之賦耶
前初聞之中心愴恍及靈輻江畔蕭瑟秋風如聞愴歎會余
病告不獲挽江水一勺酌而哭之腸斷隣遂徒深夜臺知己
之痛顧仲雪名滿天下上與終賈淵雲之儔列名不朽而淡
泊寧靜之識與一切塵夢世情不啻冰釋已超然泡幻且賢

李姬美蕤林載馳皇路宛鳩之思能繼令原之志謝庭瑠樹
竹振家聲季方難弟阿戎佳兒於仲雪可無憾惟余撫念疇
昔情摯誼殷蕪辭絮嫻悽咽霄涕有不盡我私者惟仲雪鑒
而右此一觴乎

祭張太宜人文

峩峩紫岳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漳瀆是經靈實鍾之天資特
挺性潔芳蘭聲振玉頰華胄淑女金閨神妹三靈淳懿四教
弱并天桃九華標梅三實開關思賢平林養德鳧鷺警晨琚

璜珎瓊允釐中饋孝勤修舉出言乃思動行乃詳疾彼攸遂
執此義方天道祐順行美動神介爾繁祉克昌後昆乃毓國
楨朝秀英偉維邦之彥純粹成祉鍾禮郝法石義孫軌旣服
嚴訓亦飫慈誨翩翩才藻冀北羣空一枝丹桂八月秋風約
親匪孝尋祿釜鍾膏焚嬰魚勤助和熊榮華始茂所恃徂泯
副榛次鬢弁經素紉未亡之嘆聲淚摧隕報母未終延佇輦
錦載撫中甸作牧裕封化洽和理德懋時雍天無虛旱地歇
怪蟲軸車交塗舟艗聚深茂舉流聞薊門物色我亦念之輔

以兩翮羊角不競愧負大翼知匪慕榮將母孔亟如何三仕
尚淹驥足才高位下馭遠資局母笑慰言知足不辱後食敬
事寧間騰伏于今幾年湘流楚烟愾同陽雁寒至南遷鸚鵡
黃鸝芳草晴川悠悠我里白雲在天驚風忽漂短景隨墮匿
王代謝不啻旦暮昔別令子形與山孤寒往暑來日月寢疏
忽聞哀訃中心悼惜山川阻修地闊南北曾參之悲季路之
泣壽考百年正爾難必所可慰者慶衍椒繁孫枝秀發上駟
天閑紫誥黃封光裕重泉歆此薄絮謂予知言尚饗

祭宋恭人文

嗚呼天之祚明德也華簪甲族與間世偉人天若私其氣以
授之而于中有潛德焉盡舉夫山川之明秀人、世之顯懿而
司諸明德之媛乃至子貞脆盈虧之數又茫茫不可問何也
夫名媛而載記者從古少君德耀之倫今故不歿卽至大畧
如許夫人明慎如辛夫人皆爲不律所傳寫恨不九原起也
而宋母左恭人獨兼備焉曰相夫之美也成子之令也叅知
公蘊藉弘深風軌卓犖久爲豪傑所宗旬宣偉績海內欽仰

而宗王季昆載名航而流駿業出則奏庸花縣入則高議樽
垣領袖執苑冠冕人倫則今之雄俊寶臣也然而叅知公微
恭人孰相之宗王季昆微恭人孰成之乎相夫之功成子之
力而可以知恭人矣乃學士家所傳恭人令範不一而足非
列女傳不讀非任恤睦嫺不以教孟無北門之傷陶有緇衣
之德而恭人以賢持之幾見鼎食鍾鳴之室丙夜篝燈操作
不休又刀尺聲不及戶外而恭人以勤率之水繞霧縠之習
世家作偏轉相效尤遂覺吳興之米甌香白馬之豆齒醉而
恭人以淡素消之躬備諸德也又備諸福胡不享遐齡而遽
溘焉以逝耶此固縱之而彼固斬之茫茫固可問哉此孝子
所躋躄而心摧景行所流噫而太息也嗚呼婺寢天漢月隱
萊山悼靈糯之萎絕薦椒申而維馨嗚呼尚饗

祭妹文王德啟文

哀哉德啟去世之期至此十年向瘞淺土今得永卽幽塋矣
噫第十一歲而孤遘閔宦邸徒跣故園十三歲而哀無父有
父托我姻媼袒括鬢髻如黃口之鷄啣噬於危巢零落歲年

風雨飄忽摧萍梗於屢遷逐我先君携之通携之湖携之松
 而我亦携之以東繇是而家難漸平腹笥亦充名聲若日德
 譽增崇奇文蔚彩霞燦雲蒸蘭芽早茁已見英英惟日君家
 世有令德君則孝誠宜迓天祿終享遐齡蓋重積必克慶餘
 福盈為帝告所筮與而人亦必其信情如何不淑芳草先零
 哀哉德啟人誰不死誰無夭折何獨賦此奇偏謂靜者壽也
 如弟之端凝簡嘿亦復無年謂仁者壽也如弟之溫和樂易
 歲亦不延謂清心寡欲者壽也如弟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

童之牀乃未躋而立而遂棄捐豈誓言之我欺抑宿業之遭
 纏獨以釋氏之理照之生無惡因則去不出人天雖藏舟之
 太速知委化之倏然嗚呼傷哉昔我先君念我王父母以未
 得翬錦珈翟勉就一官徘徊南國我又役於王事無繇脫屣
 林臯清枕舞爛誰與朝夕有德啟而能使嗟乎止嘆帖配統
 陟德啟沒而猶來之望更深白雲之舍遂隔後雖緩吾妹於
 泉臺相與保孤是力堂構偃然風波永息鬻子舞象芹宮首
 席為濁世之翩翩賢公子者籍籍雖取類不同庶不愧敷丘

之哺匿而雒縣之馬馳歸故宅今來素車助挽竊自比於巨
鄉之赴元伯而骨肉情深手足痛亟掬長河之水不足以雪
恨睇堂斧之封益不禁其哽嗌哀哉德啟宥宥鉉夜長歸荒
阡日月一世無復歸年嗚呼痛哉尚饗

再祭凌鉉翟先生文

嗚呼痛哉癸酉歲杪吾師凌鉉先生薨於里第某聞之奠然
盡傷泣數行下亟走哭先生祠下卽擬匍匐里門憑棺一慟
伸知己之報於生前而肩未死之責於身後會鞠哀積悴病

骨支離勢弗能一舍舍人子亟止之入春稍定復擬走哭先
生而公子世兄輩方且以直服僕僕京塵爲先生丐國恩賁
泉壤便道過余復再三阻止之嗚呼痛哉炙雞絮酒乃迄今
而始一申酌几筵腸又惡能無寸寸斷也惟師以天民之先
覺躬吐握之忠勤爰自栽花巖邑執法中臺傳循吏者標十
奇三異之聲避霜稜者凜持斧埋輪之概篝燈起草固未嘗
不厯國家以未雨之桑勅當事以先幾之突乃舉朝充耳禍
貽至今嗟何及耶迨後論列中涓怡然左秩骨以鍊而彌剛

氣經折而愈烈朝論攸歸棘卿滄陟一登填撫遂復投劾則
逆璫之焰正張而君子之道方消也今皇御宇天日重宣重
以寇薄門庭天子盱食乃卽家而起佐中樞用資安攘厥功
懋矣繇是而約畧先生之生平膏沐蒼黔補浴天日固宜勒
之旂常書之國史亘萬古以如新炳長夜而永旦卽騎箕馭
鶴灑然上仙先生亦復何恨惟是聖天子殷殷願治先生以
踰艾之年暫返丘壑人以比之謝傅東山温公洛社卽主上
寤寐耆碩側席舊德安車蒲輪行一日而強起山中而海內

士大夫亦靡不翹首企足頤頤然幾俸於歸上公之衣而重
覩爛世之勲也卽不肖某成童之年寵以殊禮昧以國士問
業之席猶温立雪之除依昨而某亦習師寵靈勉自樹立遙
羽八座隊列九卿先是分鎮潞河而吾師固已鎖鑰津門旌
旗相望德音不遐卒之三歷秋防迄無隕越則吾師實式憑
之倘先生不卽夜臺再輔皇路使其更一日而奉同朝之簪
裾陪星辰之履烏惟師顧而樂之固自媮快卽某仰睇清塵
不亦尚有典刑乎哉吁嗟已矣後進之彥誰爲領袖及門之

士更於何處而問斗極也耶此某之所以進而爲國家惜老
成之凋謝而後退而哭其私也嗚呼痛矣言念先中丞辱先
生莫逆使逝者有知慮無不一笑黃墟遽于於生死人天之
際交相慰勞如平生也顧未死者則私恨曷窮矣嗚呼痛哉
尚饗

祭翟師母謝淑人文

海岱炳靈坤質孕清天眷名世攸儷淑貞內則夙閑琮璜爲
佩有相之道尊以夫貴星爛花封棠蔭斯茂載陟西臺勗之
忠告更歷亨屯鴻漸皇路起晉名卿孜孜內助奮武揆文秉
鉞於邊幃帷參畫直靖烽烟价人維屏遐方鎮定誰爲鷹鷂
乃咻鸞鳳重明麗天特簡治餉組練色生舳艫相望威稜遐
暢鯨波不驚挾纊者萬歡頌坻京芝範匪遙樾林飛芑偕隱
鹿門冷湖烟水鴻冥鳳舉言尋初衣一昌一隨東山吐輝玉
樹蘭芽庭堦相映維母雍容享茲餘慶豈期一疴便成永訣
益友旣杳溘焉長別苦塊之間久鬱沉痛何以當斯淚滂交
迸嗚呼鶴馭遠駕秋雲黯淡悼彼淑人世不再見業生則榮

湛露冠珈惜年則減眉壽未遐其蚤侍師門神工受範註節
津通載同患難於今墨線緬懷函丈共罹執疾號泣萬狀驚
傳母訃移哀而哭哽不成聲范子情獨仰慕儀刑亦復疇依
奠而莫卽鑒此絮雞尚饗

徐母朱老夫人祭文

嗚呼光岳降精源泉長發儲與扈治亦繇內德雅賡嗣徽風
詠宜室躬備典教訓昭墳籍寶婺懸輝彤管紀蹟倚與孺人
芝田秀瑞澤媚山氲日沐月淬厥揆既降淑慎溫惠勿憲女

史長存山饋閨坊特秀林下表異蘋蘩既稷蘭蒨斯珮克相
有家恒其德貞集鷓既洽黃鵠載鳴河廣無梁江永靡津髮
佐賓盤丸啟帷燈或披紉帙稱詩少陵自謂二子頗類徐卿
載是德音式穀以似匪師匪友母儀則備門創必痛爲潸拭
淚嚴翼進止柔嘉軒輊無忝所生用是不置太史服訓拔藻
天廷嚮龍繡虎視草承明母曰勗哉文莫猶人綱常寔重佇
肩匪輕戒雖小子堯舜君民稽首拜受攝節則易直道事人
恐爲母累母曰勗哉孝先養志薑桂芝蘭豈憎璧碎立身立

朝無使爾愧其在已已望雲帝鄉翩離興感將嬾不違吳門
 燕服一葦可杭舟屆河涓寇勢方張母起擊楫慷慨激揚題
 書報子勿為我傷豈不懷思王國是匡太史迎拜佩服敢忘
 自茲以還入周畧度心期未艾大定靡盬歸來堂誦關居
 賦時奉版輿樂遊匪莫凜秋熙春山隈水步芝蘭繩繩歡擁
 夾路青鳥聯翩瑤池緝御云何不吊燭龍掩輝蓼莪廢什白
 華塵飛娣姪悽惻嫺里含悲祉隆日昃德盛感微某情敦世
 契系屬梓里獲交令子菁莪則喜相將以素相勗以義未遂

登堂銜恤靡既翹首練馬因風陳祖王事敦我聽幃莫觀抑
 哀槭辭酌此清醑

祭姚宮端文

嗚呼語有之龍亡則大澤為枯虎徙則高山失色况乎衆正
 之綱維一代之英特痛殄瘁而云亡孰百身其可贖雖世事
 之遷變如碁疇月盈而靡晏然國手必欽枰於靜終豈博道
 方醜而遽擲愛公者若墳篋之中斷於聯絲惜公者謂輻輔
 之棄捐於將伯盖其所重者方以用舍進退卜天下之安危

而今者遽以生死存亡徵世運之通塞嗚呼歲在陽九璫燄
方熾清流乘亢灑血俱碧或介于石而早知拒岑門而築表
室公乃肉視虎狼水火衽席鴟鵂集而鸞鳳翔沸泉涌而澄
淵謐懸絲於箕風畢雨之聞忘機於狎鷗馴鱷之側羽幾敝
而音嗥嗥形則瘁而衷翼翼迨乎聖人御宇日月光華羣陰
見覘茅茹彙畢惟主上之知公匪衆媿之焉匹蓋世所知公
者謂公爲淵雲軾轍之才崇璟昉沉之力而公之所以受知
者惟其有浩然之氣不奪之節風度宜可於曲江之座論事

因將前敬輿之席旣直方其在躬亦乘嘉而爲賜荷秉軸而
効匪躬必救時而威有一德而猶優游南院必羣情太服而
始用公者誠聖主愛惜人才之微權亦公之委蛇觀變俟時
之明哲胡箕馭之忽返乎玉京未究厥施而悵然其蘊結鳴
呼上靈掩曜八柱乎折吾將命巫咸而大招時不可以終極
將適遠而空騏驥之羣若涉淵淵壟中流之楫苟可作於九
京非夫火之爲惜而誰惜亂曰堂構相承機雲蔚兮日月爭
光藻琰麗兮氣表山河聲施旣兮驂虬羽化公無憾兮同心

之悼長嘆愴兮摘詞陳哀涕既隕兮嗚呼哀哉尚饗

祭胞妹汪母文

嗚呼妹之逝也幾一歲矣吾心目惘恍夢魂飛越猶不信果
真逝也意中疑若歸家樓遲畢門者然每信使往來見時出
口輒詢動定如昔乃今獨見報訃就壙有期而後知果長逝
也予方以道路艱阻疾病牽纏相望各方肝腸寸裂何以呼
天令妹起何以縮地令我歸得臨穴一慟耶嗟乎妹後予十
五年而生予終鮮兄弟而情聯鷹行儼然予弟也妹生而老
友讀書明大義曉暢事情明智丈夫所不能及予家計國事
每舉咨詢無不渙予覆而暢余隱故四十年相依如手足相
託如心膂尋常兄弟豈足比者而今一旦已矣追維今昔能
無痛割吾心哉而所最痛心者予當宦遊奉父母以往吾父
宦遊則妹隨侍問食加衣左右承顏代予以盡子職迨予晚
遭時艱半歷行間不敢以奉老親而妹留在家朝夕問視遇
病躬調藥椀以進及于大故一切含歛必誠必信代予以盡
子職明發有懷予不能忘父母能忘吾妹哉然妹之所以可

痛者二十歲卽稱未亡人歷盡艱辛以至幽憂癯瘠而病戊寅之歲勢已瀕危余聞而籲天禱所未幾果愈復值兵荒捨攘之中凜不敢犯豈非天祐節孝而何險危備嘗後猶復染沉疴以至不起耶當其間關難携子媳以視我于南國相持而慟感動旁人意謂災氛寇焰萬死一生之餘兄妹猶得相保此後亟圖歸隱此後聚首之日尚長也昨歲理檝欲歸強留不得送之江頭灑淚言別豈意遂成永訣天平天平能無悲哉憶妹當所天見背時數月絕粒恨不相從地下父母及予指懷中呱呱勉以立孤抑情自活察其意中無日不切同穴之思今得遂矣含笑而去固當無憾又憶十五年中含辛茹荼盼盼于子之成立今甥已食廩學宮更見孫枝王氏一綫瓜瓞以綿妹矢烈生前留芳後世人誰無死而又何憾獨惜予怙恃已失子孫繼亾孑然一身止靠妹毛裏相屬慮難與扶而忽舉目無親形影獨吊方寸幾何堪此摧裂耶想妹節孝雙全內行淳備長齋佛前必當乘願往生若果冥漠之中與父母共遊九原一溯余數載遭際辛酸必見憫惻靈

爽如在蔭庇斯垂令得蚤茁蘭芽以繼宗祊或妹意中事而
不用再三囑者乎河山間阻執紼未能臨風長號血淚俱傾
惟靈不昧其鑒予誠尚饗

後學劉德昭

全校

甥孫王作肅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七 終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八

像贊疏引題跋

瀾園有補

門人楊萃

全輯

愚甥王孫錫

不肖男毓秀授梓

像贊

附疏引題跋

都督周湛源像贊

亦儒亦俠能武能文雲龍作氣兼雪為心肝腸歷落馳驟戎
馬之場濠詞斐亶翔翰墨之林畧能窺豹功可圖麟而鉉

對山水意翛然其不羣蓋修菩薩行現夫將身故志耽禪悅
而自託于蓮花中人

三昧贊

心如雪映貌則春溫低眉悲世為念彼憫闡揚戒律植衆善
根自度度它化成不言光明法界證清淨身修菩薩行跏趺
足尊

像贊

寫花不能寫香寫水不能寫光惟我與爾寫真者不能運其
毫鉅佇爾于曲江之上花碑之下將翔將翔而後斗酒百篇
與子采真乎醉鄉

上人像贊

人不再食饑火熾然師愍餓者山已饑焉節腹餒身天一
餐繇十二時垂六十年始有少有苟合苟完日樞百口行徧
大千燃指供佛尚行精堅形如霜葉骨如煙巒葉縣文省黃
龍慧南神儀肖貌踵武比肩

請師贖小引

景武之變不在發難時其實草茅之人早知有此久矣憂深慮危日日向人言之當事看作無事迄不見省及至臨時倉皇乃始飛書告亟效秦庭之哭不過焦爛故智耳幸觀察來公慨許濟師便宜移勦數萬生靈得免于難試再一迴想當日光景真譚虎不覺色變矣目今潢池不驚其勢猶如伏火養癰而不知者復妄看作無事後之視今無若今之視昔則刻此書意也

給黃在滋墨引

夫五色之變至黑而盡然墨反以之神其用何也自有書契以來扶輿精英日就煥發誰實爲之假非潑墨淋漓言語文字未必若是之多將日月無光山川銷采宇宙之暗沕甚矣雖然墨亦有幸不幸也或用之而垂訓流馨或用之而放言滋毒此所係在用墨者何與墨事故染楮濡毫之際君子慎焉黃君文人也而有道具所製墨亦以此意存乎其間願得是墨者寫道德仁義之言作忠孝廉節之字無闔舌鋒無競筆劍無託空文于紙上庶不虛此墨也夫因爲之銘銘日與

筆爲偶與研非讐意有所至惟子之求或成斛斗或造戈矛
一點落紙功罪千秋人實爲之于墨何尤

募建文昌閣小引

吾邑向來科第相望邇乃寥寥踵幾不接文獻舊地颯然減
色嗟乎此諸士之耻也績學不力文藝不工其亦何辭焉有
爲形家之言曰一帶河流浩浩東下無所以障之瀾不廻秀
不鍾也人文抑塞職是之故此身乃問爲諸士解嘲而卸其
責于不可知之地耶雖然近譽髦輩出家思操觚似學而既
力矣文而既工矣尚未見崛起先鳴者或者別自有國而形
家之言不爲無據也大抵啟運者予天應期者予人而孕靈
者予地吾終不敢謂三者之可一缺僉議于東南巽方建一
臺於爾水之中上奉文昌以壯形勝風氣肇開必有應之而
起者夫淬厲後進興起斯文亦吾輩事也其捐資以襄盛舉
凡我同心無有勒

募施粥疏

今庚辰歲曠潦不時海內率苦饑上宵旰憂布衣蔬食躬桑

林之禱比秋穫醒餉爲祟曠野不得粒燕齊趙魏之墟皆析
骸易子聞者慘悽上愍念三輔元元發帑賜糶日賑拯不給
江南故豐鎬地沃土爲焦頰仍旱暵斗米斛珠聚五方食指
等恒沙家無宿舂人有菜色又淮揚饑民襁負至曠而行者
僵而臥者號泣載路望釜煙如浮屠光萬竈且冷不得一杯
余日擊惻惻然箸不得下咽曰此誰非赤子而忍令輾轉溝
壑何一體之爲也乃昧公先有同心願以芥子粒分功德水
掬萬衆生靈少須臾無死會今歲閏早寒非廣積夙儲爲糜
以賑之不可凡我宰官居士祈以智慧因緣廣度津梁卽體
好生德意力行希有布施且賑濟眼前焚溺其求易供其出
易核非若其他禪那勝事如王珣舍武丘之千間廡媪擲湘
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味師在護法弘誓良足起信古來施
粥賑饑善報不可培屈余謂今日士大夫省儉一分儉一分
罪布施一分受一分福借此芥子願力自度度人此昧師真
實義也敢以告于檀施者

放生疏文

天心惡殺帝德好生觀五戒之文首有依重張四面之網物
將何堪自有欲之可求豈復顧其易盡焚林竭澤或以佃而
以漁殺天剝胎且于菑而于狩雖然足以自養未免謂之不
仁伏念某慈惠生成孝思多缺未有遺羨之舉追維泣杖之
時憶救水之無歡心有慚于求鯉痛萱花之將萎望猶異于
哺烏誰謂有祈之不應可教虛愿之無酬善平反以加餐人
或其以為有一渡饜醜而延壽已難自信其惟千用是杜枉
死之門抑且開放生之路投身林木可知業已傷弓縱跡江

湖莫謂終當漏網須識吾心之隱當知天地之寬仰耶慈尊
俯垂洞鑒

題顧雪坡瀟湘圖

雪坡顧公以通侯之貴遜跡不居放懷詩酒間蕭然興寄時
時寓之翰墨此其塵視軒冕已微翩翩高致矣政其時奄振
鼓煽士氣披靡公有慨于中故託而逃非徒慕季子之風遺
榮自傲已也今觀所圖瀟湘景自題有云唯有老袁高閉戶
歸舟應是思尊客之句卓然大節見于濠外更有超世之意

其孫不盈莢爽曠遠羞與噲語因逆賢當柄長謝宿衛自其
家食垂十三年不出書法盡思踔絕詞場世其家學所淵源
遠矣

題吳文仲畫大士像跋

嘗覽攝山志載吳文仲畫阿羅漢像五百軸以爲此希世之
珍也己卯解樞席皖上蔣子卿隨遊樓霞披尋古蹟僅得董
宗伯鉉宰所爲模記詢之主藏僧云此藏竟未成就初得數
十餘軸鉉宰慇懃便爲作記後併數十軸亦爲大力者攫取
去矣深用悵然入夜夢中若有所遇曉起適年家子李君持
一軸見遺展視之卽文仲所作大士像也不勝嘆異因留付
山中俾一門禪人謹虔事事以補此段因緣緣欲偶志歲月
併志靈感云

題汰如法師卷

余覽禪史見聞益禪師開法清涼指示諸佛諸祖要領言見
道爲本明道爲功便得大智慧力又泰欽法師欽補教主云
本擬住山養拙柰緣先師有未了公案所以出來爲他了却

歷來古德尊上教法若離教尋宗直是明眼落井且無論前後際大地衆生不能豁然超悟而佛祖敲床豎拂擔子如何拋却二楞老人所云方今佛法橫流僧海渾濁良有感也汰公尊其師訓舉唱宗乘闡揚大教今說法寶座弟子如雲如兩猶不忘先師公案出示此卷自是傳燈真實語錄他日了却法嗣擔子證佛作祖向百尺竿頭放身撐船漢卽是弄潮人安見弘一經一論不是第一重階級也汰公自此報恩矣

書定水卷後

天童老人持一條棒喝醒了多少渴睡不佞未親聆音言每讀語餘諸編銀山鐵壁無些子漏隙想見其人真藏身處沒踪跡也辛巳春聞飛錫白下旋即逆歸當面錯過深以緣慳爲恨越初秋偶適圓覺菴晤定水禪人見其道韻淵澄問之知爲天童高足因出此卷前有天童乞米手跡余戲語定水曰和尚乞米供大衆且道喫飯的是阿誰若塞却咽喉能下一粒否縱任汝大嚼曾沾一粒否汝欲來生供養十方只今見在何處請禪人下一轉語我當爲汝點破照天照地也不

然定將三十拄杖掛汝眉毛上宗語天童畢竟喫餈的是阿誰

梵網經直解弁言

言炎炎非夸理空空不頑達人信之餘刪大咲焉或曰夙慧自天積迷永墮此中知與不知如水涇渭如草薰蕕未可同年語也或又曰不然也恒河世界化起日城夫亦烏乎知而烏觀乎不知趙州茶仰山餈虛陵米當筵大嚼與尋常葵藿菽麥又烏乎辨夫人生以四大偶聚之身生未經禍亂不識

有亾輪報之因不發心地光明之藏不譯諸佛菩薩修持之書不逢大善知識登壇闡示諸宗義信者不槩見而咲者接踵固其所也指觀墜地狗性徒存殺氣連天貓兒誰斬悲夫悲夫今天下荼苦箠以加矣寇擾中原葦刈人命如艸菅然又無問異物揆所元來固不緣信者之乏人而亦咲者之弘多乎余往見名山大刹之中高置法座登演三車伐大鏞樹寶幢鼎篆風花璀璨光暉侍從儀仗鵠立左右儼然如古王者禮祗承明訓竦聽伏息書記參紀此其與功令之畫一萬

夫動遵禮法之義將毋同然卒不見浮提之人屠刀釋而見
性石額點而傳燈豈有異故則亦解法者之未繩乎法度世
者之未遑自度也余年來薦歷兵戎數經憂患兵燹之慘觸
目痛心會此火坑灰劫何由以楊枝灑之立躋清涼會寅秋
三昧禪師說戒長于高登法座現智身於華藏騰應質于娑
娑于時浮屠九級放光明相都人士觀者如堵墻持誦之號
微于皈依投體者以萬數薦紳先生遠逼暨諸文人名士質
疑護法以百千數而余爰得拜于風下西來大意拈示媿媿

隨那發聲耳聾却走未幾于華社結四眾雲來即素有非笑
我法咸相顧咋舌無敢出聲余以是信師之能以自度者度
人慈航寶筏具在是矣昔大雄氏爲一切衆生開心地道或
頓或漸罔不基命于戒定慧智實此如穀種今使人人立愛
惟灑消除殺草綠林脫劍黃巾賣刀菩提樹下光珠燄燄無
生本來各有安放惺心地黑風瓦國悉是清淨大千安見此
五十八戒中固不已合天人眼而並觀齊大小乘而一致歟
吾師金策所駢闐法鑿殷以夙昔所釋梵網經簡閱推詳闡

發妙義字櫛句比不牽枝葉香雪衲子爲之筆記凡三付剖
剔而此實集其成顏曰直解爲信之者廣長舌也若夫金剛
寶藏性地圓明妙戒法門修証源本亦無所庸解矣

序純陽妙道神化紀

陶貞白嘗稱天上無凡俗神仙余疑夫山澤之癯窅然遯世
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斯其於世未數數然亦釋氏所訶爲自
了漢非凡與俗吾烏乎知之是語也惟純陽足當之矣世傳
先生數舉進士授枕逆旅翩然高逝而其蹤跡時在人間如

月暎于江如燈分四座遇之者不擇酒肆媼坊對之者不必
高人韻士或者謂其度世心切時從草裏覓人柳亦當年名
根未忘暫爾入鄜垂手然余嘗懷化鶴來歸人民非故俛俯
之間已爲陳跡修短亦旦暮耳豈必朝菌駒隙之爲夢而絳
霄碧落之爲覺耶漢武讀子虛大人便飄然有凌雲之志先
生若非神化無方出空入有幾令夢中人笑人寂莫爲問先
生盡天地人歷塵沙劫還有不在夢中者無先生應謂我未
能免俗聊復爾爾

北吳歌小引

語云美不自美待人而彰夫人苟能彰亦何必其果美也如陶之彭澤潘之河陽白蘇之西湖地豈能重人哉以人重耳不然宇宙大矣勝水靈山錯峙何限不一出入韻人口角寂寂都歸湮沒地之遭遇固有幸不幸也我邑故有八勝曰月潭曰秋塚曰照臺曰晨閣曰黃河曰烟柳曰春城曰甘泉今已或湮或圯或剝落闕珊矣弔憑者徒亦彷彿荒烟衰草之外披尋斷簡殘帙之中安有勺水剩山足相映發者思侗王

公採謠問俗播之詠歌韻語津津噴薄齒頰間總之興會所至境寄蕭條胷中自有丘壑昔人稱孫子不關山水而能作文當亦同此襟情耳致使頽嶺頽開寒波色動真我吳幾面年來一大快事也又安知後之攬者不亦猶彭澤稱陶河陽稱潘西湖稱白蘇耶謂公不朽我吳也可謂吳不朽我公也可可請以問之觀風者

跋交舟圖稿

余與乘六系出文正公稱兄弟行辛未冬晤潞河署中依依

水木之誼數日不能舍座間譚及家自具而虞携有先忠宣
變舟圖一卷歷代寶藏不知何時失去幾十年矣今歲釋褐
後無意遇之都市以錢伍千得之此吾家天球宗彝乃作合
浦珠還一段因緣不亦奇耶薰沐展玩仰見先世仁施義舉
薦念貧交慷慨意氣浮動楮墨間百載而下猶令聞風興起
而况吾等羨墻如或見之者乎嘗攷先文正父子立朝風槩
卽遇事敢言矢志澄清而持議皆識大體惜人才以國家元
氣爲念至其出鎮行師必策萬全不以人性命微倖故能功
業炳烺古今此爲人臣與爲子孫者所當師法余方治兵兢
兢守先訓弗失于時謬有破膽之號何敢當乘六授官之初
抗疏陳邊計被譴無所避侃侃任事可謂豪傑名德之裔應
有興者丕揚祖烈是在後人乘六其勉之哉

忠宣公誥命跋

此吾先忠宣公拜僕射制詞也公濟美文正稱元祐賢相第
一時承安石新法之後海內困擾公實左右溫國引用諸正
登朝羣小眈眈側目而苦心劑調保和元氣一時功業繼文

正而光大之炳燿史冊可攷而知也此誥出蘇文忠手筆中間息兵安民憂國強諫真繪公父子心事寧第千秋衮錫之榮已乎吾黨子孫克繩前烈師文正之先憂後樂法忠宣之去秦去甚展卷興思不勝奕葉弓裘之慕家璽卿什襲以貽後人幸念舊勲績戎祖考卽以此卷當我范氏傳研可矣

斐舟圖跋

余庚午以少司馬持節出鎮潞河時燕市有售斐舟圖者衆以爲余家物也特賈來獻因和門嚴警不得前次歲辛未乘六中丞新方登第看花長安詢知爲其先世所藏不審何年遺失遂用五十緡贖取携來署中道其來歷共相嘆異閱之乃元人筆隨令名手臨摹二本爲疑數語與乘六什襲而去夫以先文正忠宣先天下憂任天下重以賻故人之喪亦奚必侈爲盛事顏之圖繪然每想其建立功業赫奕古今惟是輕財好施能得士心故天下皆鼓舞奔走恐後樂爲之用卽今楮墨尺幅間慷慨義烈之氣有可想見者矧此卷亦龍一甲鳳一毛矣特書副本之一贈我太蒙願交勉之以勿替斯

志

刻山行雜詠跋

家嚴少工古文辭然性豪逸稿多散落十無一存者至於詩則又得之山花谷鳥之間對酒酬客之餘信口濡毫不藏副墨益百無一存矣乙巳有休之行山靈巖達歷下返轡乃走易水遊屐所至友人與俱每有言咏輒為擷去歸來錯落紛披奚囊間小子文乃得受而私讀之彼時初方授書雖意義未了而誦之煇煇不啻奉學詩庭訓也時著巾箱越今十稔矣而若魯靈光之巋然獨存則微惠於友人多爾爰付梓人以無使散落如他稿固大非家嚴意也

後學周家棟

全校

甥孫王作肅

